



童年恨

(家史)

编 者 的 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为了帮助广大青少年了解在旧中国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我们将陆续出版一些工人、贫下中农家史，供广大青少年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时参考。

《童年恨》这本家史，深刻揭露了在旧社会广大苦难的青少年身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种种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残酷压迫剥削下，奋起反抗和斗争的情景。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青少年过上了无限美满幸福的生活。但是，千万不能忘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光荣革命传统，认真看书学习，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崇高目标而奋斗终生。

一九七五年四月

目 录

童年怒火.....	(1)
我的卖身契.....	(17)
孤儿的悲愤.....	(30)
十年丫环恨.....	(42)
我为啥叫刘一人.....	(50)
血债累累的孤儿院.....	(60)

童年怒火

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制造厂 季维康

我老家在江苏省海门县朝阳村。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从我记事时，家里就穷得丁当响，租种地主的土地，打下的粮食一交租，就不落啥了。为了一家八口人的生活，父亲还得经常出去打短工、捕鱼，母亲给富人家纺线织布。就这样，全家人从来也没吃过一顿饱饭。住的一间破草屋东倒西歪，夏漏雨，冬钻雪。一家人仅有一条破烂被子，到冬天，全家人直冻得发抖。我们兄妹几个，衣不蔽体，食不饱腹，又冻又饿，躺在地上直哭。我十四岁那年，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父亲把我叫到跟前，摸着我的头含泪对我说：“孩子，出外找个营生吧，这年景，爹养活不了你们兄妹几个呀！”于是，父亲就把我送到上海利达印铁制罐厂当学徒。

卖身

介绍我进厂的，是堂兄季维沁。由于生活所迫，他在利达印铁制罐厂做工多年了。进厂那天，他买了几盒糕点，我问他买这干什么？他说：“傻孩子，给老板送礼呀！这是到

资本家工厂对徒工的规矩，不送礼，老板是不会收你的。”

那年月，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为了挖空心思榨取工人血汗，巧立名目，处处向穷苦人敲骨吸髓。因此，穷人找饭吃可是真难啊！我掂着“礼品”，跟着堂兄到工厂去见老板。老板的办公处，是一所精致的小洋楼，进里边一看，哎呀！真阔气。墙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字画，水磨石的地板，办公桌油光发亮，桌面上铺着绿莹莹的玻璃板，靠墙的一边，摆着一排漂亮沙发，还有许多我连名字也叫不出的东西。我心想，这些富人可真作孽，这么多东西，该值多少钱呢？够我们穷人吃多少年啊！堂兄向躺在皮圈椅里的一个穿西装的胖家伙说：“胡老板，我给你介绍一个徒弟。”我顺眼一看，这个胖家伙，满脸黑胡茬，眼睛斜瞪着，一副阴沉铁青的面孔，心里一阵憎恶。胡老板斜瞄着白眼从头到脚把我仔细打量一番后，冷冰冰地说：“年龄不大，长得还可以，来后可要处处守厂里的规矩，好好给我干活。”说着，转身从桌子上拿起两张印好的表格，撂给我堂兄说：“你们填填吧，填好这个才能上工。”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我哪里会写字？堂兄识得几个字，就代我把那表格填好了。最后写下他的名字，并盖上印章。又对我说：“你没手章，在你名字下面画个‘+’字吧。”我用笔画了个“十”字，手续算办完了。

出了老板的办公室，我带着疑问，赶紧问堂兄：“刚才那张纸是啥玩意儿？”堂兄忿忿地回答道：“那叫‘志愿书’，是进厂的合同。订了合同，你就是老板的人啦，人家要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死活就由不得自己啦……”说着，他从腰里

掏出那份合同，给我念了一遍：

立具志愿书人季维康，兹承季维沁介绍，在贵厂学业，订期三年。自愿勤奋工作，恪守厂章。并绝对服从上级指令，努力服务，决不违怠。倘有任何事假，以致不够三足年，本人自愿照章补足，决无异议。在厂时期，万一如有发生暴力阻害，包括天灾、人祸、工伤、疾病、死亡等不幸事情，事关天命，家属及本人决不得向厂责难，并决不要求任何赔偿。本人倘有发生逃学，或借口辍业以及因违背厂章，疏忽职守，因而被厂方开除，家属及保证人均自愿赔偿贵厂三年饭金，以补贵厂损失，决无二言。谨此具志愿书一份，专请贵厂收执存照。

家长监护人 季锦华

立具志愿书人 季维康（签押）

介绍人 季维沁（盖章）

后面还有年月日，介绍人，学业人的通讯处。

我一听，不禁打了个寒噤，这哪里是什么合同？分明是一张“卖身契”呀！资本家就凭这吃人的文书，把我们的生命作为商品一样不费一分一文买下了。从此，我们的人身自由、生命安全等权利都被他们的血口吞去，成了他们会说话的工具。任凭老板工头毒打压榨，不许我们有丝毫的反抗，稍有反抗，那就是不“礼”，就要受到残酷的惩罚和毒打，就要被老板一脚踢出厂外，这就是资产阶级老爷们对我们工人的“礼治”。叛徒、卖国贼林彪狂吠的“克己复礼”，正是要

恢复旧社会地主资本家残害压榨我们穷工人的那一套。

人 间 地 狱

自从我进入利达印铁制罐厂后，就如同进到地狱一样。厂里有六、七十名工人，其中三分之二是童工。因为是童工，只管饭不给工钱。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就尽量多用童工，从中牟取暴利。恨不得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的资本家，舍不得花钱购置新机器，逼迫工人在那陈旧的设备上进行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这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小童工，每天天不亮，工头就掂着铁棍到宿舍催着上工。谁起得稍迟一点，铁棍就落在谁身上。有的人为了避免挨打，只得提着裤子往外跑。资本家任意延长干活时间，从起床一直到深夜，除去吃饭就是不停地干，人人熬累得精疲力尽，两眼血红，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正干着活，站在那里就睡着了。要是被工头看到，不是破口大骂，就是打耳光，挨铁棍。最可恨的是老板和工头对比我还小的童工，常常拧着耳朵打。打在小伙伴的身上，疼在我们的心上。听着小伙伴的惨叫，我们恨不得把老板和工头撕成碎片。有压迫就有反抗，资本家压迫我们，我们就和他们斗争，我们就用干活磨洋工的办法对付资本家，我们放上哨，老板、工头不在跟前，我们就开空车，只见机器转，就是不出活。老板、工头一来，我们就互相传话、打暗号，气得老板、工头干急没办法。

“资本家一心为了赚钱，哪管工人的死活，工厂里根本没有什么劳动保护，车间里更没有什么安全设施。因此，工伤事故经常不断，不是这个人的手指头被机器轧掉了，就是那个人的指头被榔头碰伤了，工人因出了事故造成残废的太多了，有的工人甚至活活被劳累折磨死了。工人的命，在凶残的资本家眼里，根本不值一文小钱。在那吃人的旧社会，资本家的铜板，哪一个不沾满工人的血和泪！那豪华的公馆，高大的厂房，哪一座不是工人的尸骨筑成！事实正如伟大导师马克思深刻揭露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的是有一个叫王丕努的小伙子，由于身高力气大，老板就光拣重活叫他干，干不完不准吃饭。有一次，他背着二百斤重的材料从仓库往车间送，由于长时间劳累，加上吃不饱肚子，走到半路他就被压趴在地上，正好被老板看到了。老板开口就骂：“混帐东西，不往车间送料，卧在那儿干什么！”王丕努口里喘着粗气，怒视着老板顶撞说：“都快把人压死了，你的眼睛了，真是不叫人活了？”这时，老板的哈巴狗工头听到了，从车间里窜了出来，照着王丕努的屁股上狠命踢了一脚：“少废话，还想造反吗？快背走！”说着，手中的铁棍又向王丕努打去。车间的工人们看到这惨景，扔掉手中的活，拿着榔头冲了出来，决心与他们干一场。可是，我们的阶级兄弟王丕努已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一天天过去了，王丕努高烧四十度，整整八天茶饭未进口，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心比豺狼还狠

的老板和工头，不但不管，见了工人还气势汹汹地问：“王丕努好了吗？要再不上班，就要开除他啦！”“呸！人被打成这个样子，还要开除，真是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工人们望着走去的工头，忿忿地骂着。

我们见王丕努病势严重，都心焦如火，同情的热泪直往外流，仇恨的牙齿咯咯作响。问他吃点什么？他摇摇头，吃力地说：“我是不行了，都是老板害了我，我恨死了老板和工头，恨死了这吃人的世道。我死了，你们要为我报仇啊！”听了王丕努的话，我们个个握紧了拳头，心中的怒火就象要爆发的火山。这时候，穿着硬底皮鞋的工头，咯登咯登闯了进来，横眉竖眼地说：“你们吃过饭不上工，围在这儿干什么？”怒气冲冲的工人们“忽”的一声围了上去，指着工头的鼻子怒斥道：“你们把人打得快断气了扔下不管，还不许我们照看？”工头一看势头不对，吓得扭身就窜，到了门口才敢回头说：“他断气不断气，我管不着，我管的是上工，你们不上工，我去找老板。”说着象老鼠似的一溜烟跑了。

听了工头的屁话，愤怒的工人们心里都升起了一团熊熊的烈火，越烧越旺。我们望着病势垂危的王丕努，眼看着阶级兄弟的生命就要被吃人的世道夺去，悲愤的草棚里突然一声怒吼：“走！找老板去，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阶级兄弟断了气！”愤怒的工人们一齐冲向了老板的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老板和几个工头正在打牌，我们一进去，吓得老板晕头转向地说：“你们找我有啥事呀！”“要借钱，给王丕努看病……”我们还没说完，老板一听借钱，连忙停止打



牌，斜眼骨碌骨碌转了几圈，鼻子里哼了一声：“借钱？钱，我有的是，可你们这些臭徒工用什么还？”他这一问，更激怒了我们，一个小伙子怒火满腔地喊道：“我们还不起来，到时候把铺盖卖了还你！”老板一听，冷笑了几声：

“你们那破铺盖，烂被套，能卖几个钱？就是扔到大街上也没人要，你们管住自己就行了，别人的事少管。”说着就又要去打牌了。看着资本家如此狠毒，我们就要上去扭住这些蛇蝎心肠的家伙拚命，几个狗工头见势不妙，赶忙关起了漆黑的门板。万恶的资本家就是这样的见死不救！当天晚上，王丕努便含恨离开了人世。

第二天，我们要求老板安葬死者，老板把手一甩说：“他死了又不是我叫他死的，再说，进厂时合同上写得明白，工人一切伤亡，厂方概不负责。”权在他们手里，豺狼当着道，哪里去说理？我们只得咬碎仇恨强咽下，找块破席片，掩埋了自己的阶级兄弟。万恶的旧社会，就象一张吃人的虎口，吞去了我们多少的阶级弟兄！可是，几千年来，从孔老二到叛徒刘少奇、林彪，一切剥削阶级都用“仁者爱人”的遮羞布来掩盖反动派吃人的本质。千万个王丕努惨死的血证，无情地揭露了资本家的残酷，撕破了他们“仁者爱人”的画皮。

那年月，我的遭遇和千百万个王丕努一样，也是血泪斑斑啊！当时，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整天和成年人干的一样活，搬材料抬东西，一点不能少。因为缺吃少眠，经常头晕眼花，昏昏欲倒。就这样，工头还逼我扛一百多斤重的

东西，一天到晚不叫歇一口气。一次，我抬钢板时，左脚面被钢板砸裂一虎口宽的伤口，露着骨碴子，疼得我抱住脚直掉泪。工头见了竟骂我：“活该，谁叫你干活不小心。”由于没钱医治，只得用香灰糊伤口。第二天，伤口又红又肿，连路都走不成了，就向工头要求歇一天。工头眼一瞪说：“歇一天，怪轻巧，谁能白叫你吃一天闲饭！”一甩手走开了。工人兄弟都说：“向他请假，有个屁用，你疼死，他也不会心疼你，别管他那一套，你找个地方歇着就是了。他要问着，我们就说你去解手了。”阶级的情谊啊！就象春天的太阳暖人心房；心狠手毒的资本家，就象残酷的严寒那样，对我们残酷无情。

旧社会给资本家干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的脚伤还没好，狠毒的老板又逼我出了一件事。一天，我们正在那里磨洋工，忽听老板的小轿车响了，大家互相警告说：“快干，老板回来了！”没多大一会儿，老板甩动着“文明棍”走进了车间，这里瞧瞧，那里看看。忽然他径直向我身边走来，到我跟前，先用“文明棍”敲我的头，又指指头顶上一个脱落了的皮带轮狂叫：“你眼睛瞎啦，上去把它套上！”我一看那个皮带轮离地面有六、七米高，就没好气地说：“我上不去！脚上伤没好。”老板脸一沉，眼一斜，恼羞成怒地说：“怎么上不去！你就知道顾你的脚，不知道顾我的机器！”用“文明棍”顶着我的脊背说：“去去去，快把那个皮带轮整整。”在老板的逼迫下，我只得忍疼扶着梯子向上爬，上边皮带转，下边机器响，脚上疼，肚里饿，眼发花，

头发晕，上到半截，只觉得天旋地转，突然眼一黑，身子一歪，一头栽下来，昏迷过去。在那吃人的旧社会，资本家就是这样逼着工人为他们卖命啊！

这时，老板不仅不管我，反而气急败坏地说：“蠢货，连这么一点高的梯子都爬不上去。”工人兄弟们见我摔绝了气，赶忙围过来为我捶背摩胸，进行抢救。老板见很多人放下活来看我，就嗥叫：“有啥好看的？都给我干活去！”工头也赶忙给主子帮腔：“别管他，死不了。”“放屁！我们整天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血汗都叫你们榨干了，出了工伤还不管，我们拚上了！”工人们挽起袖子就要揍这小子，吓得他们夹起尾巴，灰溜溜地滚蛋了。

有压迫就要反抗

山上老虎都吃人，地主资本家心都黑。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干活，就象黄连水里泡苦胆，真是苦上加苦。

在旧社会，我们整天吃的是霉米汤，臭咸菜，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快要彻底完蛋的一九四八年，白区更是民不聊生。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日益加剧。贫困、饥饿笼罩着上海，上海成了大闹粮荒的中心，我们常常几天吃不上饭。劳累一天，连个糠团团也捞不到，老板还硬逼工人饿着肚子给他干活。我们住的是厂房上边的小阁楼，象个鸽子笼，又潮又湿，身上经常布满红块的湿疹，又疼又痒，常常搔得浑身流血。成群的绿肚苍蝇直碰脸，虱子咬得人睡不着觉，真是

老板榨，蝇、蚤吸，我们身上连一滴血也存不住。冬天，盖的尽是钻下人头大窟窿的破烂被，刺骨的西北风一吹，冻得大家彻夜难眠。就这样，还得给资本家打更护厂。有一夜，下着雪，我们劳累了一天刚钻进被窝，老板的小轿车在厂门口嘟嘟地响起来。天冷得要命，谁也不想给他开门。我一想，不给他开门，狗东西又要打骂我们大家，我只得怀着一肚子气，下楼给他们开门去了。谁知门刚一拉开，老板就象一只疯狗似地咆哮起来：“你们耳朵都聋啦！”照我腿肚上狠狠踢了一脚，疼得我半天站不起来。这时，从轿车里钻出一个穿着银灰色毛大衣，涂脂抹粉的妖艳女人，那是老板的姨太太，她狐假虎威地骂：“该打，看你们以后还装聋不。”我气得真想扑上去抓住他们狠狠揍一顿。

过一段，我肚子上长了个疖子，疼得象刀刺。那时候，谁要得了病，马上就会被资本家一脚踢开。我怕被老板裁掉，疼也不敢哼一声，还得支撑着身子干。一天，我正挣扎着干活，没留意工头溜到了我后头，他见我一手捂着肚子，一手干活，拉开我的手，声色俱厉地问我：“你的肚子咋啦？”我看瞒不住了，就顶了一句：“肚子上长了个疖子！”工头冷笑了一声。我知道这小子不干人事，心里提防着。第二天一早，工头就找上了我，一反常态，“关心”地对我说：“小季，你身体不好，回家养病去吧！”我心里清楚，强盗岂能发善心，这是想点子开除我。于是，我拒绝说：

“谢谢你的‘好心’，我不回家，我还能干活。”他见我没上他的当，马上露出了凶恶的本相，狗脸一板说：“你不回去

也得回。老板已经说了，不能白养活你。”这可把我的肺都快气炸了。我当场指着工头的鼻子怒斥说：“我们工人整天给老板当牛做马，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用血汗养肥了你们。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哪一样不是工人农民劳动出来的，现在反倒落得个老板养活了我们，这算个啥理？”在黑暗的旧社会，真理就是这样被颠倒着，在水深火热中生活的我们，是多么盼望出现救星，把这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人间地狱砸碎啊！

对旧世界、对资本家和工头恨得咬牙切齿的工人们，听到老板借故开除我的消息，象火上浇油，顿时燃起了一场反抗的烈火，大家无比愤怒地说：“现在他能开除小季，将来就会开除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啦！”忍无可忍的工人，把手中的工具一扔，不干了。大家怒火万丈，一齐冲进了老板的办公室。

正在小洋房里闭目养神的老板，听到外边人声喧嚷，吃了一惊，以为是生产上出了什么问题，忙从皮圈椅上跳起来，跑到门口问：“你们不在车间干活，到这里干什么？”工人们一声怒吼：“别的不干，就是找你！”大家挥舞着拳头，冲到他面前，老板一见工人今天这阵势，知道不妙，一向骄横凶残的资本家，此时顿觉胆寒，鼻尖直冒冷汗。但，他还故作镇静地问：“自己人，不要发火，有啥事说吧。”“你凭什么要开除季维康？”大家愤怒地反问道。这一下，吓得老板颤颤抖抖。老板知道如今来硬的肯定不行，便使出软的一套。只见他假仁假义皮笑肉不笑地说：“啊，是这么回事，

这哪里是开除他，我胡某一向慈悲为怀，仁爱为本，十分怜悯工友们。小季有病，我怕他干活吃不消，想叫他回家养养病再来，决不是开除他。大家回车间好好干活吧。”我们一听，见这个心比蛇蝎还毒的家伙，还要老虎数佛珠假充善人，个个怒火心中烧，当即撕破了他的画皮：“算了吧，姓胡的，你的仁义道德我们都领教够了。当初王丕努被你们吸干了血汗，生命垂危，你见死不救，季维康病得那么厉害，头晕眼花，你强逼他上在六、七米高的机架上晕倒下来。有多少工人兄弟累倒在机器上被轧得骨肉成血浆，有多少工人兄弟晕倒在机器旁，被你们脚踢棍打造成残废，你口里慈悲为怀，仁爱为本，骨子里却骄奢淫逸、贪婪成性，你外表装得道貌岸然，肚子里却全是男盗女娼！告诉你，你别耍这个鬼花招了，养病，说得倒好听，你开除工人哪一次不是用这个借口？我们工人兄弟起早摸黑，累死累活地给你干，我们的血汗养肥了你们，到头来我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你看到我们无油水可榨了，就把我们一脚踢出门外。开除！再开除我们就罢工不干了！”老板理屈词穷，象个斗败的公鸡，他看众怒难犯，无可奈何的向工人说：“好，好，只要不罢工就行，不开除他，不开除他。”从这里使我们认识到：只有斗争，才有生路；只有斗争，才有胜利。

一九四八年春节，老板在工人們的斗争浪潮打击下，破天荒地放了两天的假。我回到家，见了父母，说啥也再不愿回厂了。母亲见我折磨得不象人样，心疼得只是哭，她难过地说：“不去干了，在厂里也是被折磨死。”父亲听了叹了口气。

气，从一个小匣子里抖出一张纸说：“由不得我们啦，孩子，你看这是什么？”我一看，正是我进厂时堂兄给我念的那张“卖身契”。父亲接着说：“你不回厂，不但你堂兄受连累，再说这三年的饭钱可拿什么赔呀？”是啊，“卖身契”上写得清清楚楚，我已是资本家的奴隶了，哪里还有我的自由呢？在全家人愤恨的哭泣声中，我只得重返工厂，继续受苦难，过那非人的生活。

用斗争迎来了解放

身居地狱受熬煎，日日夜夜盼解放。一九四九年初夏时节，解放大军的炮声，象春雷滚动，震撼了旧上海这个劳动人民的地狱。老板和工头预感到末日来临了，就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仍贼心不死，负隅顽抗，妄图破坏工厂，逃往台湾。我们工人阶级知道，这些用血和汗换来的财产，马上就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岂能让这些吃人强盗把我们的血汗抛入大海！为了保卫即将成为人民的财产，为了粉碎老板的外逃阴谋，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们组织了自己的武装——护厂队，用斗争去迎接解放的到来。

东方红，太阳升。一九四九年五月，金色的太阳驱散了笼罩在黄浦江上空的妖雾，上海解放了。我这个饱受压榨，被资本家骂为臭徒工的穷孩子，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挣脱了脖子上的枷锁，由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广大工人，人人精神焕发，个个扬眉吐气。昔日骑在工人头上